记忆中的老杂志

张正旭

读初中时正值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，彼时网络尚未兴起，看“闲书”是相当奢侈的享受。“闲书”只有新华书店卖，当时，我们这里只有霍邱县城有新华书店，在县城北街老十字大街。我们居住农村的孩子，十五六岁都不知县城在哪里，交通不便不说，那时候家里穷，没有闲钱购书。后来，长集邮电所开辟了“邮政图书柜”，有不少杂志，很惹眼，我们几个小伙伴凑钱合伙买一本杂志读，这在当时是业余时间“最时尚美宴”方式。各类杂志阅读起来更容易，价格也便宜，因此在众多的“闲书”中，杂志成了大家的首选。当时，我常读的是《故事会》《故事世界》《山海经》《今古传奇》等杂志，故事情节曲折有趣，且文章结尾都会揭示一个寓意深刻的道理，读后给人眼前一道闪电划过，光亮耀眼。记得当时《故事会》有个栏目叫“幽默故事”，虽然每一篇只有短短的几百字，但内容却写得相当精彩，每读到结尾处总会忍不住捧腹大笑。一些故事还有妖魔鬼怪，构思精巧，情节紧张有序，我们的“心”被故事情节“抓住不放”，结尾大都出人意料，掩卷沉思。周围很多同学都是《故事会》《故事世界》《山海经》《今古传奇》的忠实读者，大家常将自己手里的杂志互相传阅，共同体会阅读的快乐。一本杂志边角大都被翻得起了“青春痘”，依然“十里长堤笑春风”。

物极必反，故事热影响了我们正常上课。记得当时教我们的英语老师叫曾环宇，他见我们都“狂热故事”，如刘伶醉酒，有的同学上课时候，还“手不释卷”，流连忘返，被老师当场抓住，这些杂志被“曝光”且“没收”。于是老师在黑板写下：“你的故事很精彩，我的故事很无奈。你上课为了故事，我教书也是为了故事。上课心在故事里，成绩下滑酿事故……”或许是对《故事会》《故事世界》《山海经》《今古传奇》的印象过于深刻，四十岁之后，我开始学习写稿，热衷动笔的我曾向这些杂志社投稿，这些杂志都留下我发表稿件的“足迹”，现在回头想一想，这是不是一种情有独钟的“回馈”呢？

读初二时，长集建了新华书店。新华书店位于今天长集中学大门口对面，新华书店有一个杂志专卖柜台，所卖杂志更丰富了，出现了一批深受青年学生喜欢的杂志，如《意林》《辽宁青年》《读者》《格言》《青年文摘》《哲思》《感悟》《当代青年》等，这些杂志蕴含哲理，文字清新，视角独特，故事有趣，深入学生读者心灵，可以说是我们“量体裁衣”的杂志，为我们开启了一个丰富生动、健康向上的精神空间，字里行间所传递出的正能量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们的人生观、世界观和价值观，指引着我们朝着理想一点点努力、进步，这些杂志也在我们的青葱岁月里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。

四十年后，我开始学习码文字，以工地为键盘，以汗水为鼠标，以艰辛岁月为情节……四十岁之前的岁月里，我的时间被各种杂志、书籍“挤兑”。让我明白了很多读书道理，读书可以医愚：汉代文学家刘向说：“书犹药也，善读之可以医愚。”读书可以明理：当代教育家南怀瑾先生曾说：“读书是为明理，而非谋生”。读书可以养志：李白“五岁观六甲，十岁观百家”。在漫长打工岁月里，我没有沉沦，悄悄地编织着一个文学梦，从一本《新华字典》和《成语小词典》出发，练习写诗和散文，写自己的喜怒哀乐，写自己的所见所闻，希望把自己的名字变成铅字，虽然投稿大多都石沉大海，好在我没有放弃，锲而不舍读书、写稿、投稿，持之以恒坚持，寒来暑往，奇迹静待花开：我的作品也逐渐见于全国各大期刊报端，这也给了我继续坚持下去的信心和理由。2013年，由新浪网评选的“全国最勤奋撰稿100人”中，我的名字赫然在列。

犹记得2015年申报安徽省作家协会资料的时候，不知道哪些资料符合申报，我从打工城市风尘仆仆赶回老家，背了五蛇皮袋样刊、样报送到县文广新局。后来得知，加入作协的资料是在“纯文学期刊”“正规出版的最低市级报纸副刊”上发表的散文、诗歌、小说、报告文学等，得达到多少篇(首)，合计多少字等条条框框。我把样刊、样报重新整合，留下“有用的”进行复印为申报材料。剩余的杂志、样报送到被誉为“马路边修车铺作家”高少之家里寄存，我又返身回到打工地去了，丈量凄风苦雨的生活。那次，我们一个县申报市作家协会32人，市作协筛选后，上报到省作协18人，省作协最终通过5人，其中就有我。再后来，因为健康的缘故，不能熬夜写稿，我与码文字告一段落。

2024年，霍邱县作家协会成立，搁笔六年后，再次冲进码文字江湖岁月中，又点燃了我写稿的熊熊烈火。由于纸质媒体受到网络化媒体冲击，纸质媒体日渐式微，以前我联系的报纸、杂志编辑有的离岗，有的退休。目前，我还与一些老牌杂志编辑还有往来，比如《故事会》《民间文学》《传记传奇文学》《清明》《安徽文学》《打工文学》《广州文艺》等，尽管现在发表文字作品面临僧多粥少“夹处逢生”，我依然保持着不骄不躁的写稿态度，对于作品发表“得之我幸，不得我命，如此而已”。

再回首看看泛黄书页的老杂志，那是我青葱岁月的一枚书签，见证了我们写稿的高光时刻，也见证了纸质杂志红极一时的“靓丽风景线”。时至今日，我保存的各类文学杂志，吮吸着落寞时光，它们记录的不仅是一个个美好故事，更是我回不去的青春，还有颠沛流离的岁月……

学写回忆录

刘永久

退休以后，我的第一选择是上老年大学，在这银发学府里，学声乐，改变了我的发音技巧，让嗓声更宏亮婉转；学戏曲，传承了文化遗产，提升了审美能力；学文史，让我知道了司马春秋千古事；学诗词，使我拥有了“等闲识得东风面，万紫千红总是春”的浪漫情怀。更值得让我骄傲的是，在老年大学短短几年里，我学会了写回忆录。

县老年大学主办了一个刊物，名叫《老年学刊》，给这些老年人开辟了一个抒发爱党爱国情怀的创作平台，每期都登载许多老同志的回忆文章，如年逾九旬的原县委副书记蔡耀煊的《有幸见到毛主席》，年逾八旬的原县委常委、县委办主任王国信的《建党百年看霍邱》等。通过这些文章的阅读，我感觉回忆就像一首动人的旋律，唤起我心中最美的曲调。我出生在上世纪五十年代，亲历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，经历了改革开放等重大事件，于是我就拿起手中的笔，回忆过去，记录生活中的点点滴滴。

2023年初，我写了《我的五次换车档案》一文，从凭票购买的自行车，到有奖销售的电瓶车，车子越换越好，我亲身感受祖国带给我的太大变化，车子的变迁只是一个小小的缩影，它折射了祖国经济建设的腾飞，折射了人民群众幸福指数的提高。文章在2023年第一期《老年学刊》发表；紧接着我又发表了《我爷为霍邱“一小”作校歌》。据《霍邱县志》记载，我爷在抗日战争时期任霍邱城内第一小学音乐教师，1939年他作词作曲创作了“一小”校歌，这首校歌始终把“全民团结，抗击日寇，还我河山，振兴中华”贯穿在整个歌曲当中，文章很快在2023年4月9日霍邱文史公众号发表了，编辑还请了歌手孙海迪演唱了歌曲，录音随文章一并发表，让这首沉睡了80多年的抗战歌曲，再次唱响，唤起人们不忘国耻、牢记使命的爱国情结，传承了红色基因。

我不仅将自己的故事告诉别人，还应邀替别人写回忆录并且获了奖。去年5月，一次偶然的机会，县农业局退休职工周茹女士看见我发表的文章，就找到我，展示了她父亲离休干部周忠英留下的老物件，希望能向社会公布，让大家多了解一些霍邱的革命历史。我通过周忠英家人的口述，对老物件进行了辨认，我发现周忠英在1949年6月填写的入党志愿书很珍贵，志愿书长18厘米、宽12厘米，封面上方为红五星和镰刀斧头图案，下方为部别、姓名，落款为“江淮一地委组织部制”全书8页，涵盖了入党人信息、介绍人意见、党小组、支部意见，批准机关为党总支。5月13日，拙作《离休干部周忠英同志的几件遗物》一文在霍邱文史公众号发表了；5月24日上午我接到《六安新周报》负责人的来电，说看了你发表的文章，我们对周忠英在建国前填写的入党志愿书很感兴趣，经请示市领导同意，想请周忠英后人手持入党志愿书，参加六安市第三届“红色记忆，我有传家宝”活动。6月19日我和周家后人应邀参加了赛宝大会，由我执笔写的《一份建国前的入党志愿书》解说词，周忠英重孙女五年级学生周雨彤登台讲述，在全市四县三区12位选手激烈比拼下，经过现场观众和评委打分，荣获大赛一等奖。

传家宝获奖后，我又以此为题材，写出了《在斑驳的历史中感受红色信仰的力量》一文，2023年6月26日被《人民日报》客户端采用，搜狐网、中国早报、人民观察周刊等20多家新闻媒体进行了转载，为中国共产党102周年华诞献上一份感怀和纪念。

夕阳不落幕，最是温暖时。今后我要以笔为舟，用爱作桨，通过回忆录的撰写，勇担社会责任，提升文化自信，甘当赓续红色血脉、弘扬中华优秀文化的那一抹“夕阳红”。

芸窗几卷书

窦丽萍

一日和女儿视频闲聊间，她推荐给我一本小说：“妈妈，这本书你一定要看！就在你身后的书柜上，我都看到了。”还说放假回来要检查，无奈之下，只得从书架上抽出来，本打算敷衍着翻几页，好应对女儿的“盘查”，没曾想，看了两章便不舍放下，一直读到深夜。

已经很久没有这样静下心来慢慢阅读了。我不是读书人，更是缺少学习的自控力，尤其现在这样日渐喧嚣浮躁的时代，每天就是刷着头条追着剧，然而放下手机后，却什么也记不住。

当初为了改变自己的懒散安逸，桌椅买的都是硬木的，想象着自己或是正襟危坐在书桌前，带着浩然之气去读书思考；或是掩卷抛书，听雨打芭蕉，“一任阶前点滴到天明”；再或是月色下，“竹影和诗瘦，梅花入梦香”。然而事实上，却时常半靠在厚实的靠垫里玩手机，久久不愿起身，真真辜负了墙上的那幅“芸帙披香”。

古人常说人生有三乐：闭门读闲书，开门接佳客，出门寻山水。读书中的“乐”，未必一定与书相关，而是来自读书的意境，或是说书房所营造出的清雅之意。中国式的书房，拥有着书香、茶香、墨香、花香，书房在文人心中，是一个修炼的道场，不仅仅只是看书，更是一种文化氛围。文人还善与雅物为伴，书房闲坐，侍弄一盆盆景，把玩一方瓷器，怡情于物，在繁华中觅得内心的宁静，在静谧中修身养性，“此心安处是吾乡”。

现代人久居繁华都市，不得林泉之趣、清隐之乐，唯有辟一处清居，聊作桃源之意。为了拥有书房舍弃了客厅，一边是厨房餐厅的柴米油盐凡尘琐事，一转身，便是我的一方净土。有间雅舍，便无俗情，“一桌一椅一方几，一窗一屏一天地”，阳光透过窗棂，洒在书桌上的蒲草拙石，温暖而宁静；窗外翠竹摇曳，晴窗之下，静坐对景，荏苒的光阴里，目光所及皆是美好。一隅书房，让心大隐于市。

书房其实就是养心的地方。在书房里，有时候也不是全然为了看书，暮春夜，倚窗听雨，冬雪皑皑，燃起一炉炭火，暖意融融，烤几个栗子，听那栗壳噼啪裂开的响声，又或什么也不做，即便只是发呆，也是一种自在，也许这就是所谓的“侍弄书房”。闭门即是深山，一盏清茶，捧书闲坐，做世间一抹闲云，栖心于书房之中，世界从此便与我无关。

文字有味，书中有境。季羡林说：“我兀坐在书城之中，忘记了尘世的一切不愉快的事情，怡然自得。”读书，让生命丰盈，让内心充实，读书，是一个人走向自己内心的旅程。也许读过的书，后来大部分都忘记了，然而“突然有一天，通过别的方式，回溯回来”的时候，会感到深深的共鸣，也许是一句歌词，也许是一幅画面，就会拽回到当时看的那本书。于书中，领悟到：看山是山，看水是水；看山不是山，看水不是水；看山还是山，看水还是水。

世间多少事物皆被欲望所累，一间小小的书房，便是漱洗尘心的道场。“无事且从闲处乐，有书时向静中观”。落雪天，轩窗下，读罢一卷书，看日影飞去，何惧世间万般荒芜？从今起，学着网络戒断，抛开浮华，让诗书芳华浸染慢时光，芸帙披香。

半亩书画

周丽

初冬，雨天。

沏一壶茶，听雨。

回想自有工作室的这一年来，这是我第一次独自端坐在茶桌前，这么认真地煮一壶茶、品茶。大概是有醉茶的习惯，也多是每日奔波于琐事不得闲，当初精心挑选的茶具如今倒也成了摆设。

茶桌的对面，一副端庄的隶体“半亩书画”悬于素壁。认真读这几个字，依旧喜欢。当初取这四字为工作室命名，是想象自己能闲时读一本书、煮一壶茶、研一池墨、临一本帖或是画一幅画。得趣不在多，片刻清畅也是清畅，半景优雅也是优雅。小小一室，半亩便是天地。不以奢为尚，不向喧而趋。这书画半亩，就是自己的桃花源，也算是为自己的精神世界找一个归宿吧！

谈及精神，淡泊……不知是不是有精神洁癖的人最该有的一个境界。陶渊明的“素心人”大概也是指这般。昨晚抽查儿子的语文背诵，恰巧背到五柳先生的《饮酒》诗，儿子背诵是为了应语文老师的要求，他这样的年龄并不能真正领悟其真义。而我再诵读，则是希望通过文字感受千百年前那个淡泊的灵魂。“结庐在人境，而无车马喧。问君何能尔？心远地自偏。”我想只有“心远地自偏”的陶渊明才能“悠然见南山”，并体会到此中有真意，欲辨已忘言。而我，一个素人，在这个喧嚣而嘈杂的世界里，寻一静处，安放自己的灵魂，的确是极好的。淡泊，于我而言，就是拥有一颗恬淡的心。

有课的时候就认真上课，没课的时候，就躲进这半亩桃花源，研一池墨，或书或画，独自耕耘。工作室不算大，时常会邀请三五好友在这闲聚，或是围炉煮茶；或是小酌一杯，微微醺。世间的寒冷与荒凉因为有情意而化为虚无。与朋友一起做点无用的事，说些无用的话，却是通往诗意与心灵的捷径。最喜欢的莫过于这冬日，越是寒冬凛冽，越要心怀热忱。就像唐朝的那场漫天大雪，白居易想起故人刘十九，写诗问道：“绿蚁新醅酒，红泥小火炉。晚来天欲雪，能饮一杯无？”此后千载，我们对冬日的美好期待，便定格成一幅诗意煮酒图。于是乎，茶、酒、书画，让日子变得格外有趣。

以书画怡养精神，以花木怡情养生活。花事画事，也是呆在工作室里最日常的事。我最喜欢养一些耐活的花，茉莉、月季、铜钱草，不用精心照看，也有着超强的生命力。像初冬这样的时节，最宜养两盆兰花，建兰、春兰都可。“芝兰生于深林，不以无人而不芳。”“坐久不知香在室，推窗时有飞蝶来。”喜欢兰，大概更多的是喜欢它的姿态和品性。案上的水仙才刚刚从那大蒜头似的身体里冒绿芽，“玉面婵娟小，檀心馥郁多。盈盈仙骨在，端欲去凌波。”再冷一点，梅花就要开了，取一闲适光阴，静坐赏花，阅一卷书，画一枝梅，便觉万物清朗，世态可爱。抬眼间，便望见悬挂茶桌旁的那幅《梅花诗意图》，年来懒做江湖梦，门掩梅花自读书…

工作室，因为有这些花而生香。

画案上，也有镇纸一个，宣纸一张。砚台几方，书画随目，晴日读书，雨时戏墨。最不可少的就是附庸风雅，“花有四雅，兰花淡雅，菊花高雅，水仙素雅，菖蒲清雅。”四雅当中，唯菖蒲能“小隐于野、大隐于市”，故被骚人墨客誉为“天下第一雅”。而在我的画案上，菖蒲和佛手果，一定是要认真摆放好的。那清供，是对精神的滋养。

我的半亩书画，我的桃花源，我自己的情意世界。它藏在柴米油盐间，也隐于一朵花开的静谧里。在这里，可以读书、赏花、品茶，听喜欢的音乐，画所爱的画，随心所欲不逾矩，诗酒趁年华！

那年最美是书香

任俊

“任老师，你能把昨天没讲完的‘孙膑与庞涓’的故事讲完吗？”

刚走进教室，在讲台边放下课本，就有孩子举手站了起来，用期待的眼神望着我。班里其他的孩子也一并附和道：“任老师，把昨天的故事讲完吧，我们太想听了。”

看着一个个昂起的青春脑袋，一双双期待的明亮眼神，我的思绪不禁飘向了似曾相识的过往。

“文老师，汤姆叔叔的主人谢尔比把汤姆卖给谁了呀？结局怎样？”

当年我们也是在语文老师刚跨进教室时，便迫不及待地问了起来。

文老师用手扶了扶镜框，冲我们狡黠地笑了笑：“你们真的想知道后面的故事吗？”

“想——”我们异口同声地答道。

“那就去读《汤姆叔叔的小屋》这本书吧，读完你们就知道了！”文老师说完，还故意地冲我们眨了眨眼睛，露出了意味深长的笑容。接着他咳了咳，清清嗓子，继而表情认真起来，开始讲课。那一节课我听得心不在焉，老是想着汤姆叔叔后面的遭遇。

好不容易熬到放学，快速收拾起书包就直奔学校的阅览室，时隔多年，我已经记不清是如何排队借书的了，但我记得很清楚的是，学校的阅览室书很少，几乎都是《小学生导读》《少年博览》等杂志。但那次，我竟借到了《汤姆叔叔的小屋》这本书，图书管理员特意叮嘱我，这是文老师捐献出来的书，让我一定要多加爱惜。

当我怀抱着书，一口气跑回家后，就趴在窗台边埋头看起来。时隔多年，我仍记得在那个傍晚，我的眼里只有那本书，脑袋里盘旋的都是那本书里的文字。以至于当父母亲从田间地头回来时，我的房间还是昏暗一片，无半点光亮。母亲隔着房门喊了我好几遍，都无应答声，吓得母亲赶紧推开门冲进来，当看着我在窗前凑着那一丝丝光亮目不斜视地盯着书时，母亲好奇地走近，从各个角度也没有看清我读的是什么。于是，着急的她硬生生地将书从我的双手中猛得拽了过去，母亲翻了翻，看是《汤姆叔叔的小屋》后，便把书还给了我，又帮我点了灯，柔声地跟我说：“天黑时，要点灯读书，否则眼睛弄坏了！”

深夜，当我终于看完那本书时，在床上辗转反侧很久都无法入眠，心里难过，为汤姆叔叔的遭遇而唏嘘。同时，心间又有一汩舒畅的清流在流淌，原来文字的魔力那么强，让人对她充满了无限的渴望，她是那样的香甜诱人。

后来，在文老师的不断指引下，又读了《呼啸山庄》《童年》《牛虻》等书。再后来，学校阅览室里仅有的为数不多的书都读完了，就开始向同学打听，借同学家里的书读。在那个年代，没有几位同学家里会有很多藏书的，我于是开始翻母亲包里的《圣经》《赞美诗歌》等来读。

后来读初中后，因学业加重，搁浅了读“书”。

当我现在在工作的间隙，有了更多的阅读时间及选择书籍种类的自由时，我仍然常常怀念当年在煤油灯下读书的自己，脑海里也时常浮现出在课堂上潇潇洒洒和我们谈各类书的文老师。

“你们真的想知道孙膑与庞涓后来发生的故事吗？”我故意卖起了关子。

“想！”全班孩子眼睛晶亮，异口同声道。

“那就去读《东周列国志》这本书吧！”我学着当年文老师的样子，朝一双双晶亮的期待露出了狡黠的笑容。

我看到了有的期待瞬间暗淡了下去，同样也看到了有些期待里充满了更浓郁的渴望。不管怎样，我总相信，总有一些期待会像当年一样甚至于超越当年一样，去寻找故事的圆满走向。多年后，相信一些长大后的回忆里总会有如我现在一样的幸运——回忆里有书香。